

「英」莎拉·杜楠特 著
李继宏 译

烟花散尽

In The Company Of The Courtesan

by SARAH DUNANT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花散尽 / (英) 莎拉·杜楠特著; 李继宏译. --
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 7
ISBN 978-7-210-08540-9

I. ①烟… II. ①莎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7328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14-2016-0140
Copyright: © 2003 BY SARAH DUNANT
2006 BY SARAH DUNANT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
ASSOCIATES LT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XX Hangzhou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烟花散尽

[英] 莎拉·杜楠特/著 李继宏/译

责任编辑/王华

出版发行/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/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6年7月第1版

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2.5

字数/290千字

书号/ISBN 978-7-210-08540-9

定价/42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35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 | 目 录

第 一 部 罗马——威尼斯，1527 年（001-062）

第 二 部 威尼斯，16 世纪 20 年代末期（063-208）

第 三 部 威尼斯，16 世纪 30 年代中期（209-388）

第一部

/

Part 1

第一章

罗马，1527 年

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永恒的上帝之城城墙上撞开大洞，半是饥饿、半已疯狂的士兵潮水般涌进，急欲洗劫和报复；当这件荒谬绝伦的事情发生时，我家小姐菲娅梅塔·比安基尼正在修眉毛，给嘴唇咬上颜色。

那些年，意大利是欧洲半数野心勃勃的国家群雄逐鹿之地。战难如同秋收，年年都有；冬天缔结的盟约，开春便告破裂；有很多地方，当地女人隔年便会生下又一批侵略者的后代。托上帝的庇护，我们在伟大而光荣的罗马城过着愉快的生活，但时局动荡，乃至最圣洁的神父也会结成肮脏的联盟；而有着梅第奇血统的教皇总是热衷权术多过宗教事务。

这次恐怖袭击之前几天，罗马依然无法相信灭亡迫在眉睫。流言像恶臭一样传遍街巷。坚守这座城市堡垒的，是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，他们的凶残在新世界的野蛮人身上初露锋芒；德国路德教徒的部队一路南下，强奸修女，吮吸她们的乳汁，但也在他们手下吃了败仗。然而，当贵族伦佐·切里领着罗马城的防卫军，走遍全城，征集志愿者参与防御时，同样是这些嗜血的勇士，却变成了一些半死的家伙，跪地前行，屁眼贴近地面，将他们沿途吃下的腐烂食物和劣质红酒都排泄出来。这些士兵连举起枪支的力量都没有了，没有大炮助阵，更没有足够强壮的罗马人参加战斗，但即使如此，敌人也是非常值得同情，因为他们若试图架梯往上爬，将可能会被我们的尿液和谩骂淹死。谈论战役总比亲自

拼杀要来得快乐，再说，想到撒尿和虚张声势便能击退敌人，少数身无长物的浑水摸鱼之辈就兴奋不已，其中包括我们的马童，他隔天下午就离开了。

两天之后，敌人兵临城下，小姐派我去把他找回来。

在夜晚的街道上，我们这座声名狼藉的喧嚣城市像蛤蜊一样紧闭起来。那些足够有钱的人已经雇佣了私人卫队，其他人则只能锁上房门和破烂的窗户聊以自慰。别看我走路摇摇晃晃，步伐又小，我的方向感总是像回家的鸽子般准确，因为我早就记住了罗马城的大街小巷。小姐曾经接待过一位客人，他是商船船长，他误认为我的畸形是禀赋特异的标志，许下承诺，说如果我能带他漂洋过海，找到印度群岛，就给我一笔财富。但我自幼重复做着一个噩梦，梦中有只巨鸟把我抓起，丢进茫茫大海；因为这个，还有其他原因，对于水我向来敬而远之。

城墙举目可见，但我看不到岗哨，也没见到哨兵。以前，我们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们荒废的堡垒像足了古董，倒不像防御工事。我手脚并用，爬上一座边塔，双腿被很高的台阶累得直发抖，站了片刻才喘过气来。战壕的石头通道那边，有两个人靠着墙壁打盹。在我之上，在他们上方，我能听到一阵低沉的呻吟，如同人群在教堂念经的低语。我害怕被人发现，但在那一刻很想看个究竟，于是费尽力气，爬上那些凹凸断裂的石块，站到了最上方。

放眼望去，但见身下一片漆黑，几百点烛火闪烁跳动。那低沉的呻吟如同卷过深夜的微风，却原来是士兵的祈祷和梦呓。此情此景，让我难以相信自己居然也曾吹嘘过这支部队战无不胜。当特洛伊人俯视城墙之下，看到希腊人在面前安营扎寨，月色之下，光亮的盾牌闪烁出仇恨

的光芒时，他们心中有何感受，我现在全都明白了。我爬回战壕，心中惶恐不安，匆忙之间踢醒了那两名哨兵。近处看，他们的头盔原来是蒙头斗篷，看得出是两个修道士，年纪很小，小得刚好勉强能自行系上缨绶吧，脸色苍白，病恹恹的。我站直身子，朝当头那人走过去，将我的脸凑到他面前。他睁开眼，大叫起来，以为敌人派了一个笨头笨脑的无常，笑嘻嘻地来提前索走他的小命。他的惊慌吓醒了同伴。我把手指伸进嘴里，再度怪笑。这次他们两人都尖声惊叫。吓坏修道士让我很高兴，但这个时候，我宁愿他们有勇气跟我对抗。换成一个饥饿的路德教徒，可能会用刺刀将他们劈成两半，而他们恐怕连 *Dominus vobiscum*^{〔1〕} 也来不及喊出口。他们张皇失措地扑向对方，在我的逼问下，挥手让我走向圣灵堂的门口，他们说那里防守的力量最强。我这一辈子做过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，但连我也知道，圣灵堂那边，枢机主教阿梅利尼的葡萄园连着战壕，还有个农庄依城墙的石壁而建，正好是全城最不堪一击的地方。

我见到我们的军队了，三五成群，散布在那座房子周围。几个滥竽充数的哨兵想拦住我，但我告诉他们，我是来参加战斗的；他们哈哈大笑，放我过去，其中有一个还想一脚把我踢进去，但我早就溜得远远的了。营地中的士兵有一半吓傻了，剩下的一半则喝傻了。我确实没找到我家的马童，但有个想法却更加坚定了——只要这里出现裂口，罗马将会像偷汉的女人向英俊的邻居张开大腿那样，所有的防守形同虚设。

回家之后，我发现小姐在卧室中醒着，便跟她说了我所有的遭遇。

〔1〕 拉丁文，意为“上帝与你同在”。

她一如既往，依然仔细倾听。我们交谈了片刻，然后，随着夜色渐深，陷入了沉默。我们思绪飘荡，眼下的生活充满了财富和安全带来的温暖，但即将来临的恐怖，却并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。

攻城在天刚亮就开始了，当时我们已经忙碌起来。我在黎明之前唤醒了佣人。小姐吩咐他们在贵宾厅摆好大桌子，命令厨师宰杀最肥的猪，着手准备一顿通常用以招待枢机主教和钱庄老板的盛宴。虽然也有人表示不满，但当时，由于她的威严——或者是他们的绝望——似乎任何计划都令人宽慰，哪怕它显得毫无意义。

这座房子已经移除较为奢华的物品：巨大的玛瑙花瓶、银托盘、珐琅盘子、镀金的穆拉纳水晶酒杯，还有最好的亚麻布料，这些都在三四天前被藏起来了，先是包上绣花的真丝壁挂，然后是厚厚的弗兰德斯挂毯，再收进两个箱子。较小的箱子纹饰华美，做工精细，只得再蒙上粗麻布，以免潮蚀。厨师、马童和双胞胎一起出动，才将两个箱子搬到院子里，那里已经掘出一个大洞，就在石板之下，紧挨着仆人共用的厕所。我们将其埋好，再覆盖上刚便溺出来的屎尿（恐惧是最佳的通便药），牵来前天花高价买来的五头猪，它们在地上翻滚打闹，高兴地发出只有猪在屎里才会有的哼哼声。

贵重的东西都已藏好，小姐取出她的珍稀项链——这条项链，她曾经戴着参加斯特罗齐家的宴会；我记得宴会上有很多骷髅，蜡烛安插在肋骨上，点亮了各个房间；后来还有人咒骂说他家的葡萄酒像鲜血一样又红又浓——给仆人每人两颗圆润的珍珠。剩下的，她告诉他们，如果糟糕的时局过去，箱子安然无损的话，就分发给它们。每当时局动荡，忠心就是越来越昂贵的商品，身为让人既爱又怕的东家，菲娅梅塔·比

安基尼就这样巧妙地使得每个人觉得如果背叛了她，也等于背叛了自己。至于她把其他珠宝藏在何处，嗯，她可没有透露。

完成这些安排之后，剩下的只是殷实人家的境况，有着一些零碎的装饰品，两架琴，卧室中的一幅虔诚圣母画像，客厅中的一扇木屏风，上面是几个体态丰满的少女。这些装饰配得上她那容易招人怀疑的职业，却没有众多邻居宅邸发出的铜臭味。真的，几个小时后，随着一阵响亮的呼喊声，各处教堂的钟开始鸣叫，一声紧过一声，告诉我们城市的防线已经溃决，其时我们家仅有的气味来自一头猪，它在文火上烤着，汁水慢慢渗了出来。

幸存者讲到这个故事总是带着敬畏，说起城墙的第一道裂口；说起那天，战斗逐渐激烈起来，一阵雾从敌军阵线后方的沼泽升起，浓密如同菜汤，阴沉沉的，笼罩了下方大多数进犯的士兵，致使我军的防御力量无法准确地朝他们开火，而后他们像一支幽灵之师，从雾中呼啸而出，来到我们上方。接下来，尽管我军奋勇搏杀，敌军却势不可挡。减少我军耻辱的是，我们确实干掉了敌军的大人物；当时一支火绳枪射出子弹，在他们的伟大领袖，波旁的查理胸膛轰出圣杯那么大的伤口。后来，金匠本韦努托·切利尼逢人便吹嘘他枪法神准。不过切利尼当时什么都瞎吹一通。要听他说——他总是说个不停，从达官贵人的宅邸到贫民窟的酒馆都能听到他的自吹自擂——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独力担起保卫罗马城的重任。其实我们该责备的正是他，因为敌军失去了领袖，无人能约束他们的疯狂。他们像大群蟑螂，自第一道裂口席卷进城。我们要是听从防卫军首领切里的建议，拆毁横跨台伯河的桥梁，或许能在特拉斯维莱

区困住敌军，争取时间重新组织战斗力量。但罗马存了侥幸的念头，西克斯图桥早早被攻占之后，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敌军了。

就这样，在我们的救世主诞生之后，1527年的5月6日，罗马的第二次浩劫开始了。

人质交不起赎金就干掉，宝贝无法带走就毁坏。如今大家常说德国路德教派的步兵最为凶残。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查理五世虽然曾经宣誓当上帝的守护者，却用异教徒的刀剑来穷兵黩武和恐吓敌人。对他们来说，罗马赃物遍地，恰是反基督者的家园；查理五世忘了付酬，正中这些雇佣军下怀，他们烧杀掳掠，疯狂如同对路德教的狂热。每座教堂都是污秽的粪坑，每座修女院都是基督的妓女聚集之地，每个被刺刀干掉的孤儿（他们的身体太小了，不值得浪费子弹）都是从邪魔歪道掌控中得到解放的灵魂。不过，尽管所有这些是真的，我还是要补充，就我听见的，混杂在惊叫中的咒骂声，西班牙语的和德语的一样多；我还敢担保，当马车和骡子满载金盘和挂毯，终于驶出罗马，前往西班牙的和前往德国的也是一样多。

如果他们在首轮进攻的时候快点行军，少点偷东西，或许能够虏获最大的战利品——教皇本人。但等他们来到梵蒂冈宫殿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^{〔1〕}早就提起教袍的下摆，带上十来个仓促间收拾的袋子，装满珠宝和圣物，像被魔鬼追赶般逃往圣安吉罗城堡；眼见追兵将至，吊桥在他身后升起，铁链上却仍挂着十几个神父和宦官，城堡上的人只得将他

〔1〕 Pope Clement VII，即儒略·梅第奇 (Giulio de' Medici, 1478-1534)，1523年当选为教皇。

们甩脱，看着他们摔进下面的护城河。

死亡如此接近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陷入了恐慌，担忧起自身的灵魂来。有些神职人员明白他们自己的末日迫在眉睫，于是免费听取忏悔和赦免罪行；但也有些神父趁机敲诈，靠出卖宽恕发了小小的横财。也许上帝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，因而恰如其分的天谴降落在他们身上：当路德教徒找上门来时，他们像老鼠一样，堵在各处教堂最阴暗的角落，紧紧地攫住鼓起的教袍，先是吐出他们的财宝，然后连内脏都被翻了出来。

远处战斗的喧哗越来越响，我们在家中忙于擦亮餐具，拭净那些次等的玻璃杯。小姐在卧房中，依然聚精会神地打扮自己，完成了最后的妆饰，走下楼去。这时，从她卧房的窗户看出去，能见到有个路过的人匆匆穿过街道。那人边跑边回头望，似乎害怕被身后的狂澜吞没。隔不了多久，我们将会听到附近人们发出的惨叫。是时候组织我们自己的防卫队了。

她走进餐厅时，我已经让仆人在那里会齐。她看上去什么样子我想稍后再说：她倾国倾城，他们全都熟知，但此刻人人自危，无暇欣赏她的美貌。她扫视了一眼。在她左边是阿德里亚娜，她的女佣，正蹲在地上，双手将自己抱得紧紧的，紧得看上去都无法呼吸了。门口是厨子巴尔德萨，他的脸庞和上臂闪着汗水，还有来自烤肉棒的油脂。在刚摆好的桌子末端，站着瘦弱的双胞胎家仆，各自用右手拿着一个玻璃高脚杯，他们外表没有区别，只是颤抖程度不同。

“如果不能拿好高脚杯，就把它放下，萨卡诺，”小姐的声音低沉而稳定，“我们的客人可不会为座位上有玻璃碎片而感谢你。”

萨卡诺咕咚一声，松开抓住杯脚的手，玻璃杯跌进吉亚科莫空着的左手，后者和平时一样，似乎能预知他兄弟将要做什么。

“布拉福，吉亚科莫，你们负责斟酒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巴尔德萨？”她只顾转过身，望着他说。

“地窖有三把枪。厨房有个放满刀的抽屉，”他的手擦着裤子，“如果我们每人拿一把……”

“如果你们每人拿一把，告诉我，拜托……你拿什么来切那头猪？”现在她转好身了，直望他的眼睛。

他和她对视。“恕我直言，小姐，你这是疯了。你没听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吗？现在我们才是猪。他们将会像串猪肉一样将我们串起来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但尽管他们毫无教养，我还是认为他们不至于鲁莽到杀了我们之后，会将我们烤了，吃下去填肚子。”

她身旁的阿德里亚娜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，瘫倒在地。我朝她迈上一步，但菲娅梅塔用眼色拦住我。

“起来，阿德里亚娜，”她严厉地说，“大家都知道，当一个女人躺在地上，掀开她的裙子要容易得多。快起来。快点。”

阿德里亚娜站起来，哽咽噎在喉底。她的紧张在房间中颤动。

菲娅梅塔转了下身子，我看得出她既怒又怕。“你们都有病吗？”她的手猛拍在桌子上，震得餐具叮当响。“动动脑子。他们不可能把我们每个人都杀掉。想活下去，既要用计谋，也得用那些钝菜刀——说到这个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原谅你的粗鲁，巴尔德萨，是因为你的厨艺。”

“我敢说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些依然想奸淫烧杀，但

也有一些觉得已经够了。地狱连它自己的无常也照烧不误，这种屠城的狂热气氛不但让人恶心，还会让人变疯。所以，我们要拯救他们。我们要开门迎接他们，让他们觉得宾至如归，这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了。而作为回报，虽然他们会拿走餐具、酒杯、地毯、零碎的饰品，和一切能从墙上摘下的东西——肯定会，我们会双手捧上，可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，他们会饶了我们的性命。其中重要的因素是，当你经年在外，有座房子可以当成家，不仅是极大的安慰，也是个可以存放战利品的安全处所，而且，唯一比美貌妓女更好的，正是厨艺精湛的厨师。我提醒你们，这两种人，我们这里都有。”

随后鸦雀无声，我几乎能听到另外一群听众的掌声：他们是神职人员、钱庄老板或者博学鸿儒，都是有权有势的人，酒饱饭足，陶醉于一个美貌女子的辩论艺术，尤其是当粗鲁和优雅混为一体时——而这正是小姐所拥有的天分。但现在无人喝彩。他们相信她吗？在我听来，她的话有足够的说服力。没关系。只要他们都留下就好。还没有人动呢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。“那么……有人想这么做的话，门在那边。”

她等待。

最后，厨子转过身，瓮声说：“那边只有我一个人。如果你想有一桌好菜，我需要女佣帮忙。”

“她还不能帮你。你还是让他们兄弟俩中的一个打下手吧。萨卡诺，别焦躁。你们就分开一会。吉亚科莫，你准备烛火。我希望天黑的时候，所有烛架都摆上蜡烛。你，阿德里亚娜，把最好的衣服穿上。去我的衣柜，拿那件高领的蓝色连衣裙，搭配缎面鞋子。扑点胭脂在你脸上——只要一点点。你要显得很有风情，但又不风骚。还有，别费上一整天。”

这个女孩又高兴又害怕，朝楼梯走去。各人纷纷走出房间，菲娅梅塔坐在桌子的主位上。现在，借着照耀她脸庞的光线，我看得出她流了挺多汗。

“安排得很好，”我低声说，“现在没人会离开啦。”

她耸耸肩，合上双眼。“他们有可能会在这里丧命。”

我们坐着，倾听了片刻。外面的吵闹声仍在变得更响。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很快会愈演愈烈。

反正忧虑总是难免的。我直接说了出来：“我们能做得到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谁知道呢？如果流言所传非虚，他们确实既累又饿，那么我们可能还有机会。但愿来的是西班牙人。我还没有见过杀人成狂的西班牙人。如果来的是路德教徒，那么我们只好手持《玫瑰经》，准备殉道啦。不过我将会先吞一肚子珠宝，把它们带走。”

“然后怎样呢？到了地狱再把它们拉出来，贿赂无常？”

她的笑声像希望的火焰般升起。“布西诺，你忘记我是招待枢机主教的名妓了。我得到的赦免，至少能让我安然渡过炼狱。”

“服侍招待枢机主教的名妓的侏儒会在哪儿呢？”

“你那么小，可以藏在忏悔者的衣服下面啦，”她说。此时从吵闹中传出一个短暂的声音，是几个零碎但能听得清的单词：“**Casas de la gente nobile...Estamos aquí^[1]**”。

看来敌军到了。如果上帝慈悲，来的正是那些说幸运属于魔鬼、上帝自顾不暇的人。我只知道那天的罗马是命运的游乐场，当人们开始将

[1] 西班牙文，意思是“这是大户人家……我们在这里”。

尸体扔进阴沟，惨遭横祸的无辜灵魂和侥幸逃脱的罪人一样多。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留待别人去评说。

小姐站起来，抚平裙子，就如一个盛装的女人起身接待访客。“但愿他们的队长离得不远。我可不想这身最好的金丝锦缎浪费在一群无人约束的士兵身上。你去看看阿德里亚娜。如果她看起来像良家少女，可能会比像仆人活得长久一些。不过，太像处女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。”

我朝楼梯走去。

“布西诺。”

我转过身。

“你还记得怎么变戏法吗？”

“有些东西，只要你学会时年龄足够小，就永远不会忘记，”我说，“你想我拿什么来变戏法呢？”

她微笑说：“我们的生命怎么样？”

他们的到来，比我们的料想要慢。但是强奸和抢劫是耗费时间的事情，而且可供他们肆虐的人和地方有那么多呢。等到我站在屋顶上，看着他们涌进楼下的街道，已是日暮时分。他们咆哮着冲到街道拐弯处，开路的有九个或者十个，刀剑都拔出鞘了，衣服脱掉一半，嘴巴像黑洞般张开，身体狂野地抖动着，仿佛他们是木偶，为魔鬼所操控，随着他的调子起舞。他们之后又来了十几个，拉着一辆堆得高高的马车，他们之后不远处有个骑马的男人，不过就算他是队长，显然也不再从前方带队了。

他们来到我们前面的广场，停了下来。城里到处是有钱人家，全都

朱门紧锁，窗牖不开。这些人中有几个蠢蠢欲动。罗马有比他们扫荡过的凋敝乡村更甘醇的美酒，他们肯定已经灌下很多桶。后面有个大块头发出一声嚎叫，从马车抓起斧头，双臂高举，有点趑趄地跑向街道拐角处香料商人的房子，斧头随后砸上窗框。人们能听到爆裂声在那座屋子中回荡，还有屋里随之激起的阵阵惊叫。其他人听到叫声，像飞蛾扑火般猛冲而上。有十来个人花了十分钟，劈开一条进去的路。他们身后其他人则扫视广场周围的其他人家。我从屋顶溜下去呼唤小姐，这时那个军官差不多下马了。但下面的场地已经空无一人，我回到屋檐时，刚好听到大门在身下打开，看见她走进广场昏暗的光线中。

她从门板之后现身，他们见到什么呢？菲娅梅塔·比安基尼活到这个岁数，已经得到太多的赞美，其中很多赞美真实得足以装进那个大箱子，埋在一堆畜粪之下。但我们暂时先不多说，以她面对那些男人的眼光来看。她高高地站着，仪态端方，如同那些将要骑马俯视人群的贵妇人，而且她很美丽。她的肌肤光滑白皙如同雪花石膏。在这座城市，富有的单身汉必须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哪怕他们走上街道时教袍下的鸡巴硬得旗杆似的；而她的金丝胸衣把乳房托起，完美地显露出这座城市所能容忍的魅惑。

她的明眸是绿色的，双唇红润，脸颊各自扑了一层桃红色。但尤为出众的是她的秀发。因为小姐的头发有如春潮初涨的金色河流，颜色变幻如同奔腾的河水，还饰以白合金与向日葵，涂了蜂蜜和红棕色——很奇怪，但也很自然，真是出于上帝的惠赐，而非化妆盒的功效。并且，由于她手上既无戒指，家中也无丈夫，接客的时候她会散披长发任其垂下；如此一来，在意兴方酣的夜晚，每当她咯咯娇笑或者假装愠怒地扭